

## • 综 述 •

## 丧亲后积极转变的表现及干预策略

张宇迪,李雅青,郑文怡

(北京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 100083)

失去亲人会让个体陷入身心痛苦,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丧亲者的消极转变,如悲痛、自责等负面情绪,以及抑郁、延长哀伤障碍等心理疾病<sup>[1]</sup>。受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哀伤领域的学者们认识到,消极视角的研究不足以完整描述丧亲者的身心状态。随后,学界发展出了“创伤后成长”这一重要概念,即个体在与创伤性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sup>[2]</sup>,由此学界对创伤、丧失的研究开始关注积极的方面。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到了丧失事件可能带来的正性结果,即一些个体能够通过这一经历实现积极的个人成长。本综述旨在系统描述丧亲后可能出现的积极转变,以及促成这些转变的干预策略。通过对干预策略的总结,临床护理人员不必等待积极转变的“自然发生”,而是可以主动采取这些策略介入丧亲者的哀伤过程。

## 1 丧亲后的积极转变概述

失去亲人被视为对生命预期秩序的深刻破坏和严峻挑战,但丧亲者在丧失事件后仍然可能发生积极改变。丧亲后积极转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创伤后成长视角和其他视角两大类。基于创伤后成长的理论框架,丧亲者可能出现的积极变化包括对生活的感恩、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感的增强、生活中出现新的可能性及精神生活更加丰富 5 个方面<sup>[2]</sup>。也有一些学者跳出创伤后成长的理论框架来探索丧亲者的积极改变,丰富了对丧亲后积极改变的理解。例如,Milo<sup>[3]</sup>研究发现,当患有发育障碍的孩子去世后,许多母亲能在孩子的生死当中找到意义与希望。还有研究<sup>[4]</sup>发现,一部分丧亲者能从与逝者或在世的亲友的关系中汲取力量,发展出心理韧性。亦有学者<sup>[5]</sup>选取 3 个典型案例,描述不同的失独者是如何通过“将精神寄托于特定事物”,以走出丧子之痛、构建美好的生活。综上,丧亲后的积极转变并不仅仅意味着悲痛消失,而是丧亲者在逝者去世后的新生活环境中发展出的适应性状态。

## 2 积极转变的具体表现

## 2.1 精神层面的积极转变

2.1.1 意义建构 亲人去世带来的痛苦会推动丧亲者尝试去理解死亡,这可能促使其构建出新的意义系统,并体验为积极的成长经历<sup>[6]</sup>。丧亲事件切断了丧亲者与逝去亲人的依恋关系,破坏了丧亲者意义世界的核心信念<sup>[7]</sup>。而意义建构的过程涉及个体在其世界观的框架内通过认知整合和自我反省等心理机制,对丧失事件进行主观解读与理解<sup>[8]</sup>。一项混合研究<sup>[9]</sup>发现,许多丧亲者对丧失事件的理解能够从“无意义的损失”转变为“带来成长的经历”。该研究还通过分层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意义建构能够负向预测丧亲者的抑郁水平,正向预测其积极心理状态。找到了意义的丧亲者适应程度更高,且有些丧亲者即便在找到了意义之后还会继续追寻更多的意义<sup>[10]</sup>。综上,意义建构是丧亲者积极转变的重要形式,且这种转变是普遍的、持续进展的。

2.1.2 精神力量增长 尽管在丧亲后的哀伤过程中,个体往往遭受深刻的心理困扰,但个体仍有机会挖掘并认识到其中的积极影响,从而增强自身的精神力量<sup>[11]</sup>。丧亲者从在丧亲之初只看到其破坏性结果到发现其中的潜在益处,这种心理适应策略通常意味着在挑战和困难中发现个人成长的机会<sup>[12]</sup>。一项对孩子因癌症去世的父母的调查<sup>[13]</sup>发现,其个人力量得分高于癌症幸存患儿父母。亦有质性研究<sup>[14]</sup>报道,一位失独母亲在孩子去世后,继承孩子的遗愿,成立公益组织,以坚韧的力量长期在荒漠化地区植树造林。综上,精神力量增长是丧亲后普遍发生的积极转变,且这一内在转变能够外化为行为表现。

## 2.2 社会人际层面的积极转变

2.2.1 发展新的社会角色 亲人的离世往往要求丧亲者接管原本属于亲人的责任与社会角色,这种现象在老年丧偶的情况下尤为明显。由于老年期的社会隔离现象,丧偶老年人更需要拓展社交圈,获得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sup>[15]</sup>。哀伤中的痛苦经历可能成为建立新关系的催化剂,帮助他们在情感层面与有类似经历的人产生联结<sup>[16]</sup>。这种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为丧亲者提供了新的社交网络,引导他们进

入一个崭新又富有挑战性的生活阶段。虽然在转换初期这些新的责任和角色可能会给丧亲者带来一定的压力和负担,但它们同时可能开辟全新的成长领域,为丧亲者提供了探索以往鲜少或从未涉足的生活经验的机会。一项案例研究<sup>[6]</sup>报道了一位失独母亲在孩子去世后,和干儿子一家建立紧密联结,组建共同生活的小家庭,并在这个新的家庭中以母亲和祖母的身份积极生活的故事。

**2.2.2 增强人际适应能力** 丧亲经历能够激发个体对人际关系的重视,促使他们重新评价并改善与他人的关系,更加懂得珍惜并对他人更包容<sup>[17]</sup>。有研究<sup>[18]</sup>指出,丧失经历使丧亲者对亲友的关爱和支持有了更深的体会;同时,丧亲经历也可能帮助其发展出更好的沟通技巧,例如赞赏他人<sup>[19]</sup>。Jiao等<sup>[20]</sup>研究发现,一些丧亲者变得更重视家庭关系,父母一方离世后,在世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密切。这种关系的改善有助于缓解个体的孤独感和无助感,构建更加健康、积极的社交网络。

### 2.3 生活方式层面的积极转变

**2.3.1 亲社会的生活方式** Staub等<sup>[21]</sup>于2008年综合以往的轶事证据、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提出受害和痛苦体验能提升人们的共情能力,产生对他人福祉的责任感,从而更愿意关怀并帮助他人,即“源于苦难的利他(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ABS)”模型。丧亲经历是苦难的一种,因此根据该模型,丧亲经历亦可能会促使丧亲者践行亲社会的生活方式。在一项以丧子父母为对象的研究<sup>[22]</sup>完成后,许多丧子父母选择将参与研究的酬金捐赠给孩子的学校、服务俱乐部或他们指定的慈善机构。丧亲者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于助人性质的工作,如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等,为他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利用自身时间和资源,为社区、组织和特定群体提供无偿、有意义的服务<sup>[21]</sup>。亲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部分丧亲者长期践行的积极转变。

**2.3.2 生活优先事项的重新排列** 经历丧亲后,个体可能会启动内在的反省过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优先事项。这种审视有助于丧亲者重新安排生活,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未来,实现个人成长和发展<sup>[23]</sup>。一项研究<sup>[24]</sup>发现,兄弟姐妹去世的儿童在生活上的两种转变,即放弃做一些“在生死面前微不足道的小事”;努力成为逝者那样的人,或试图表现得更加优秀以(在想象中)给逝者留下好的印象。另一项研究<sup>[25]</sup>发现,一些丧亲者放弃了功利性的人生目标(如赚钱),重新建构了成为更好的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生目标。

## 3 实现积极转变的干预策略

丧亲者实现积极转变的干预策略可分为渗透性策略和场域性策略两种。渗透性策略是指社会支持,它既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也可以渗透在其他场域性的策略中发挥作用,对所有丧亲者均有效;场域性策略包括宗教与灵性、丧葬仪式、写作与互动、体育活动4种,均受限于具体的场域,且仅对部分丧亲者适用。就干预策略的具体作用而言,社会支持单独发挥作用时更多涉及人际资源,主要促进社会人际层面的积极转变;而宗教与灵性、丧葬仪式更多涉及内在的整合与反思,主要促进精神层面的积极转变;写作与互动、体育活动更多涉及生活习惯的建立,主要促进生活方式层面的转变。

**3.1 渗透性策略: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能避免丧亲者陷入哀伤的泥淖,与现实保持连接,增强人际适应能力并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sup>[26]</sup>。对丧亲青少年,关键的社会支持包括同龄人的理解、家庭成员的关爱以及社区的支持,这些支持都对青少年的个人成长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帮助他们适应悲伤并增强个人成长意识<sup>[27]</sup>。对丧亲儿童,学校支持尤其关键,老师和学校心理咨询师等教育工作者应提供适度的帮助和社交技巧训练,营造充满关怀和理解的氛围,帮助丧亲儿童从中汲取资源,发展新的社会角色<sup>[28]</sup>。对丧偶者,家庭支持与身心健康紧密相关,来自亲友的支持可以提供情感上的依托和实际生活中的帮助,增强其生活的稳定性和适应性<sup>[29]</sup>。对丧子父母,来自家庭、亲友和同事的积极社会支持促进了他们的创伤后成长<sup>[30]</sup>。

### 3.2 四种场域性策略

**3.2.1 宗教与灵性** 由于强烈的哀伤可能触发负面宗教情绪(如感到被信仰所背弃),灵性的支持性作用(如意义建构、接纳)主要体现在帮助中轻度哀伤的丧亲者建立更强的适应性情绪调节能力<sup>[31]</sup>。

**3.2.2 丧葬仪式** 葬礼及其后的相关仪式为丧亲者提供了一个集体的哀悼环境,亲友的聚集能够带来社会支持,郑重的仪式过程也能帮助丧亲者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同时帮助其寻找到意义<sup>[32]</sup>。此外,后葬礼仪式作为调节哀伤的工具,能够帮助丧亲者提高活动水平,培养自信和精神力量,使其能正确处理悲伤,并重建新的生活<sup>[33]</sup>。而与文化相关的祭扫仪式则可能催生更多意义。清明节所处的季节正是万物萌发之时,清明祭扫和踏青活动往往相结合,给丧亲者带来积极面向新生活的希望感<sup>[34]</sup>。丧葬仪式具有时空限制性,适用于认同并愿意践行传统丧葬文化的丧亲者。

**3.2.3 写作与互动** 在传统的哀伤治疗技术中,写

信有助于与逝者建立健康的持续性联结,从而帮助丧亲者发展积极的心态<sup>[35]</sup>。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写作已成为丧亲者写作的重要方式。通过网络写作,丧亲者对逝者表达哀思,对逝者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这种独特的、持续性的情感联结加深了生者对逝者的思念,赋予了他们心灵的安宁与情感的寄托<sup>[36]</sup>。另外,网络空间也为丧亲者提供了与他人分享的渠道。网络纪念不仅增强了原有的社交网络支持,还使丧亲者能够与有相似经历的“同命人”甚至是“路过的陌生人”建立联系,形成虚拟社区<sup>[37]</sup>。这种社区意识可以减轻丧亲者的孤独感,有效促进其心理创伤的愈合与心态的积极转变。写作与互动策略的局限性在于需要丧亲者具备书面表达的能力,在线写作还需要一定的网络技能。

**3.2.4 体育活动** 对丧亲者而言,通过参与瑜伽、跑步、散步和武术等多样化的体育活动,能够体验到身心放松和情绪改善的效果<sup>[38]</sup>;通过体育训练过程中的目标设定和达成,丧亲者能够学会克服困难,增强个人的自信心<sup>[39]</sup>;团体运动为丧亲者提供结识朋友的机会,加入支持性的社群,提供一个相互鼓励的环境,从而获得社会支持并建立自信<sup>[38]</sup>。总之,体育活动使丧亲者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表达情感,找到放松和减压的方法,同时建立起应对未来挑战的韧性和社会支持网络<sup>[38-39]</sup>。通过体育活动培养积极心态仅适用于身体条件允许的丧亲者,且部分体育活动还有场地的限制。

#### 4 小结

丧亲者在精神、社会人际和生活方式层面都有着积极转变,促进这些转变发生的策略主要有两类,社会支持是渗透性策略,而宗教与灵性、丧葬仪式、写作与互动、体育活动是场域性策略。以社会支持为基础干预手段,灵活结合其他策略,临床护理人员能有效帮助丧亲者发展出积极心态。未来研究可通过质性方法深描各类积极转变(精神、社会人际、生活方式)之间的交叉性或递进关系,并通过量化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不同干预措施与各种积极转变的对应关系及作用机制,还可探讨不同丧亲群体(如丧子父母、丧亲子女、丧偶者等)的特性及共性,以帮助丧亲者更好地迎接心理挑战、重塑美好生活。

**【关键词】** 丧亲;积极转变;干预策略

**DOI:**10.3969/j.issn.2097-1826.2026.10.022

**【中图分类号】** R47-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826(2026)10-0094-04

#### 【参考文献】

- [1] Stroebe M, Schut H, Stroebe W. Health outcomes of bereavement[J]. *Lancet*, 2007, 370(9603): 1960-1973.
- [2]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Psychol Inq*, 2004, 15(1): 1-18.
- [3] Milo E M. Maternal responses to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child with a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a story of hope[J]. *Death Stud*, 1997, 21(5): 443-476.
- [4] 章志伟, 戚铁宁, 徐英, 等. 失独中老年人生活体验的质性研究[J].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17, 34(3): 8-12.
- [5] Zhang Y, Zheng W, Jia R. Focusing energy on a particular object: a Chinese-culture-embedded approach to Worden's adjustment task in grief among shiduers[J/OL]. [2025-01-20]. <https://sage.cnperreading.com/doi/10.1177/00302228251348536>. DOI: 10.1177/00302228251348536.
- [6] 李成齐, 李爽. 大学生抗逆力形成历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回溯不同年龄阶段丧亲经历为例[J]. *大理大学学报*, 2024, 9(7): 105-114.
- [7] 郭兰, 袁元, 陈慧洁, 等. 丧亲的意义重构研究与策略运用[J]. *医学与哲学(A)*, 2017, 38(6): 31-35.
- [8] Neimeyer R A, Burke L A, Mackay M M, et al. Grief therap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eaning: from principles to practice[J]. *J Contemp Psychother*, 2010, 40(2): 73-83.
- [9] Romero M.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n bereaved family caregivers of person'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 mixed-methods study[J]. *OMEGA-J Death Dying*, 2021, 82(4): 548-569.
- [10] 威廉·沃登. 哀伤咨询与哀伤治疗[M]. 王建平, 唐苏琴,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2: 6-7.
- [11] Snyder C R, Lopez S J. *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85-586.
- [12] Davis C G, Nolen-Hoeksema S, Larson J. Making sense of loss and benefi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two construals of meaning[J]. *J Pers Soc Psychol*, 1998, 75(2): 561-574.
- [13] Pedraza E C, Raguindin P F, Vokinger A K, et al.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arents long after their child's death from cancer—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Switzerland[J/OL]. [2025-01-20].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520-025-09892-x>. DOI: 10.1007/s00520-025-09892-x.
- [14] Zhang Y, Zheng W, Bai X, et al. Healing by helping: a qualitative study of ways of helping and helping gains among shidu parents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 in China[J/OL]. [2025-01-2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9949769.2026.2624393>. DOI: 10.1080/29949769.2026.2624393.
- [15] 王婷仙, 林艳伟. 社会支持视角下丧偶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22, 39(10): 787-792.
- [16] Chen D, Lenny C H, Yu Y, et al. Growth in the loss: PTG of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J]. *J Loss Trauma*, 2023, 28(5): 484-487.
- [17] 杨可, 叶盈, 易廷庭, 等. 女性丧亲者丧亲事件反应及应对方式的质性研究[J]. *循证护理*, 2018, 4(10): 898-901.
- [18] Calhoun L G, Tedeschi R G. Positive aspects of critical life problems: recollections of grief[J]. *OMEGA-J Death Dying*, 1990, 20(4): 265-272.
- [19] Lichtenthal W G, Currier J M, Neimeyer R A, et al. Sense and significance: a mixed methods examination of meaning making after the loss of one's child[J]. *J Clin Psychol*, 2010, 66(7): 791-812.
- [20] Jiao K, Chow A Y M, Chen C. Dyad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a surviving parent and children in widowed families: a systematic scoping review[J]. *Fam Process*, 2021, 60(3): 888-903.
- [21] Staub E, Vollhardt J.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 the roots of caring and helping after victimization and other trauma[J]. *Am*

- J Orthopsychiatry,2008,78(3):267-280.
- [22]Murphy S A,Johnson L C.Finding meaning in a child's violent death:a five-year prospective analysis of parents' personal narratives and empirical data[J].Death Stud,2003,27(5):381-404.
- [23]Gillies J,Neimeyer R A.Loss,grief,and the search for significance:toward a model of meaning reconstruction in bereavement[J].J Constr Psychol,2006,19(1):31-65.
- [24]Foster T L,Gilmer M J,Vannatta K,et al.Changes in siblings after the death of a child from cancer[J].Cancer Nurs,2012,35(5):347-354.
- [25]Taylor S.Transformation through loss and grief:a study of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following bereavement[J].Humanist Psychol,2021,49(3):381-399.
- [26]李梅,李洁,时勘.中国丧亲个体社会支持体验的质性研究[J].心理科学,2017,40(4):961-966.
- [27]DeSantis 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the experience of bereavement in adolescence[D].Boston:Massachusetts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2011.
- [28]Ray S K.Building resiliency:supporting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through parental bereavement [D].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2013.
- [29]Libethe J A.Bereavement,coping,and directionality of suppor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D].Washington:University of Maryland,1992.
- [30]Zhou N,Sun Y,She Z,et al.Grief and growth among Chines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only child:the ro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social support from different sources[J/OL]. [2025-01-20].<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0008198.2022.2079874>.DOI:10.1080/20008198.2022.2079874.
- [31]Lee S A,Gibbons J A,Bottomley J S.Spirituality influences emotion regulation during grief talk: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olonged grief symptomatology[J].J Relig Health,2022,61(6):4923-4933.
- [32]Irion P E.Changing patterns of ritual response to death[J].OMEGA-J Death Dying,1991,22(3):159-172.
- [33]Gowensmith W N.The effects of postfuneral rituals on adjustment to bereavement[D].Fort Collins,CO: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1999.
- [34]周蜜,贾晓明.清明节哀伤的心理意义及特点的探索性研究[J].心理学通讯,2021,4(4):226-231.
- [35]罗伯特·内米耶尔.哀伤治疗:陪伴丧亲者走过幽谷之路[M].王建平,何丽,闫煜蕾,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83-286.
- [36]Bailey L,Bell J,Kennedy D.Continuing social presence of the dead:exploring suicide bereavement through online memorialisation[J].New Rev Hypermedia Multimed,2014,21(1-2):72-86.
- [37]Roberts P.The living and the dead:community in the virtual cemetery[J].OMEGA-J Death Dying,2004,49(1):57-76.
- [38]Williams J,Shorter G W,Howlett N,et al.Can physical activity support grief outcomes in individuals who have been bereaved? A systematic review[J/OL]. [2025-01-20].<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40798-021-00311-z>.DOI:10.1186/s40798-021-00311-z.
- [39]Williams J,Howlett N,Shorter G W,et al.What roles does physical activity play following the death of a parent as a young person?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J/OL]. [2025-01-20].<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9887747/>. DOI: 10.1186/s12889-022-14542-6.
- (本文编辑:郁晓路)
- 
- (上接第 93 页)
- [4] 李珍,周梦娟,刘靛晔,等.鼻咽癌患者口咽部症状护理临床实践指南的系统评价[J].军事护理,2022,39(11):77-80.
- [5] 程艳莉,王苗苗,钟慧娟,等.经鼻胃管肠内喂养对食管癌患者放化疗期间营养状况及身体状态的影响[J].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24,11(4):553-558.
- [6] Peduzzi P,Concato J,Kemper E,et al.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number of events per variable i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J].J Clin Epidemiol,1996,49(12):1373-1379.
- [7] 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中国鼻咽癌放射治疗指南(2020 版)[J].中华肿瘤防治杂志,2021,28(3):167-177.
- [8] 吴小林,贺丹,龚红霞,等.GLIM 标准与 PGSGA 在肿瘤患者营养不良诊断中的应用[J].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2021,8(4):403-407.
- [9] Bauer J,Capra S,Ferguson M.Use of the scored patient-generated subjective global assessment(PG-SGA) as a nutrition assessment tool in patients with cancer[J].Eur J Clin Nutr,2002,56(8):779-785.
- [10]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护理专业委员会.中国癌症症状管理实践指南——口腔黏膜炎[J].护士进修杂志,2020,35(20):1871-1878.
- [11] 何玮梅,王磊,顾蓉,等.WHO 贫血的定义指南(2024 版)解读及对 2011 版指南的纵向对比分析[J].中华内科杂志,2025,64(1):72-76.
- [12] 廖羽,宋蕊蕊,林立丰,等.广东省 2011—2019 年鼻咽癌流行特征及生存分析[J].中华肿瘤杂志,2025,47(4):322-328.
- [13] 周凯,苟小霞,马虎,等.鼻咽癌住院病人营养状况分析及对生活质量的影
- [14] Bossi P,Gurizzan C,Chan A.Immunotherapy for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the earlier the better[J].JAMA,2023,330(20):1954-1955.
- [15] 沈庆庆,许诗琨,李陵君,等.基于 PG-SGA 的个体化营养干预对鼻咽癌化疗患者营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19,25(15):30-32.
- [16] 彭姗姗,吕俭霞,周秋琴,等.PG-SGA 主导的营养干预对鼻咽癌放化疗患者的效果评价[J].徐州医科大学学报,2022,42(5):326-329.
- [17] Allana A,Shamsi U,Rashid Y,et al.Oral mucositis & oral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women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for breast cancer in Karachi,Pakistan;a multicenter hospital based cross-sectional study[J/OL]. [2025-10-10].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95456>.DOI:10.1371/journal.pone.0295456.
- [18] 丁慧萍,窦圣金,吴焱,等.人体成分指标对预测鼻咽癌患者营养不良初步探讨[J].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2016,25(11):1161-1165.
- [19] Tomasiewicz A,Polanski J,Tanski W.Advanc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malnutrition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current insights and future directions[J/OL]. [2025-10-10].<https://www.mdpi.com/2072-6643/16/15/2502>.DOI:10.3390/nu16152502.
- [20] Soeters P B,Wolfe R R,Shenkin A.Hypoalbuminemia: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J].JPEN J Parenter Enteral Nutr,2019,43(2):181-193.
- [21] Kobune M.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nemia by malnutrition in the elderly[J].Rinsho Ketsueki,2023,64(9):900-907.
- [22] 程婷,卢佳美,黄婷婷,等.鼻咽癌同步放化疗病人营养不良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J].肠外与肠内营养,2024,31(2):73-82.
- (本文编辑:郁晓路)